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位狂热的养蜂人
一部关于人类理智的哲学反省之作



蜜蜂的生活



The Life of the Bee



[比] 梅特林克 / 著 张恒 / 译



武汉工业学院图书馆



01100798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蜜蜂的生活

The Life of the Bee

[比] 梅特林克 / 著 张恒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蜜蜂的生活/ (比) 梅特林克著; 张恒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The Life of the Bee

ISBN 978-7-5155-0003-4

I. ①蜜… II. ①梅…②张… III. ①蜜蜂—普及读物 IV. ①Q969.557.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0043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

武汉工业学院图书馆

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

使用。



01100798

蜜蜂的生活

作者 [比] 梅特林克

译者 张 恒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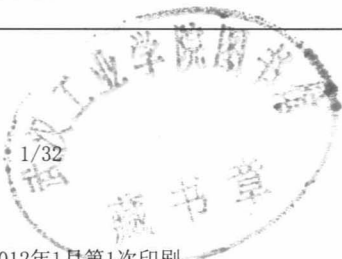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003-4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你看

通过蜜蜂

神把智慧的种子播撒于凡间天堂的每一个角落

挥洒着他们的光辉

任我们漫步其中

如同漫步于众神身侧

——维吉尔《农事诗》



www.beepub.com

采集文明 传播智慧



和煦的阳光中，蜂群排着长队，有序地飞向自己的目的地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蜂房入门 / 001

此地，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但因有了蜂群，这里的花朵与安宁，以及那空中的芬馥和朝阳的光芒，便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

第二章 分蜂 / 023

这不是一种盲目的迁徙，而是现在这一代为了后代的利益而做出的考虑周全的牺牲。

第三章 建筑新城 / 075

在这里，我们发现蜜蜂已建立起了共同的工作，即对未来的爱与崇拜，我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种组织形式比蜂群的组织形式更加严密、完美。

第四章 蜜蜂的生活 / 091

每一只蜜蜂都遵循着劳逸结合的工作方式，就像那是蜂房的生存准则一样。这一准则规定，所有劳动参与者共享劳动的光荣，每一个成就都属于它们，如此一来，便能增进蜂群的团结精神和友爱精神。

第五章 新王 / 129

她的一生将消磨在黑暗之中，在永久蠕动的群众中央；
她唯一专注的事情，就是寻找供给她产卵的摇篮。

第六章 婚飞 / 165

蔚蓝的天空和残忍的悲剧，都受到欲望的驱使而凌驾于
生命之上；恒久而可怕、独特又让人迷惑、孤独而又浩瀚。

第七章 雄蜂被屠 / 197

于是工蜂们醒来了，它们发现宇宙中的天空依旧是蔚蓝
的，生命的轮盘已旋转起来，开始了新的轮回。

第八章 种族进化 / 207

这个世界上任何有用而持久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们每
一次微不足道的努力。

第一章 蜂房入门

此地，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但因有了蜂群，这里的花朵与安宁，以及那空中的芬馥和朝阳的光芒，便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

1

我本无意写一篇关于养蜂业或实际养蜂活动的论文。其他国家关于这方面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我再去做这样的尝试只会平添徒然。法国的达旦（Dadant）、乔治斯·德·莱恩斯（Georges de Layens）和博尼耶（Bonnier）、伯特兰（Bertrand）、哈梅特（Hamet）、韦伯（Weber）、克莱门特（Clement）、科林神父（the Abbe Collin）等人，英语国家中的兰斯特罗斯（Langstroth）、贝文（Bevan）、库克（Cook）、切舍（Cheshire）、考恩（Cowan）、鲁特（Root）等人，还有德语国家中的瑟尔松（Dzierzon）、范·伯里斯柏基（Van Berlespoch）、伯尔曼（Pollmann）、沃格尔（Vogel）等人，都曾写过类似的作品。

这不是一本研究各个蜂种的科学专著，也不是一本汇集了新的观察和研究成果的文集。在这里，一些熟悉蜜蜂的人都鲜知的事，我将绝少提及。在过去二十年的养蜂生涯中所做过的笔记和实验记录，我将为一本更专业的作品保留下来；因为那些记录关注的是一个特殊局限的自然空间，而且我也不想让本书承载过多的内容。如同一个对某领域异常喜爱而又精通的人向一个初入此领域的人讲述一样，我只想简单地描述一下蜜蜂。我无心

对真相添枝加叶，也不想赞扬雷奥米尔（Réaumur）在研究蜜蜂的过程中，对其前辈们曾以单纯的想象和花言巧语来代替那令人震撼的事实所做的公正批评。蜂房中虽然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真相，但那并不代表我们能无缘无故地向其中平添任何奇迹。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我早已不再寻找什么比真相更美丽或更有趣的东西了，至少，我已不再认为有什么能比一个人在为接近真理时所做的努力更有价值了。因此，除非是我亲自证明过的，或者教科书中已完全被世人接受的，否则，我所说的将不会超出那些既定的事实。我所提出的事实，如同出现在实践手册或科学论文中的文字一样准确无误，但我会用上述作品所不能体现出的轻松语调将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将它们更协调地编排成组，然后通过更加自由的组合和更成熟的思忖，将它们融合起来。读罢此书，读者未必能从书中获知如何管理蜂房，但他会或多或少地了解到那些蜂箱内的居民们令人好奇、发人深思和给予人启发性的一面。这些知识，不会以尚需人类学习的东西为代价。我会悄然摒弃那些在许多国家或书籍中仍把蜂房视为传奇的陈腐传统。当到达一个未知的领域时，无论在任何时候出现的疑问、否定和猜测，我都将如实地将它澄清，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止步于未知的门前。在这些生

命中可预见的事实之外，我们关于蜜蜂的知识少之又少。而我们对它们越熟悉，就越容易显示出我们对其生存深度方面的无知。但总的来说，这种无知要比那些模糊的或是自以为满足的认知要好得多。

关于我所要陈述的事实，曾经有一本相类似的书吗？我相信自己已几近读过所有关于蜜蜂的专著，但如果说有相似的论题的话，我只在米舍莱（Michelet）所著的《虫》（*The Insect*）一书的结尾一章和路德维格·碧奇拿（Ludwig Büchner）的随笔《动物的思维》（*Mind in Animals*）中有所发现。但米舍莱只是围绕着他书中的主题对这方面做了简单的涉及；碧奇拿的文章所涉问题全面，但也包含了太多危险声明、被人类遗忘已久的流言和道听途说的内容，这些让我怀疑他从未走出过自己的藏书室，不曾对他的女主角产生过疑问，或者都没有打开过那上百个嗡嗡作响的蜂房中的一个。而在我们出于本能对它们的秘密投去惊恐一瞥之前，在我们感知到这些辛苦的贞女们的精神和气氛、芬芳和神秘之前，如果我们不曾接近它们就妄下结论，那将会是一种亵渎。这本书没有散发出蜜蜂或它所酿蜂蜜的味道，同时它也具有很多学术书籍的缺点，它所得的结论通常由设想推出，它所达到的科学成果也是由大量各方面值得质疑的轶闻趣事组成的。而在我的这部作品中，因为

我们的出发点、目的和观点都截然不同，因此我将几乎不能和碧奇拿碰面。

2

有关蜜蜂的参考书目多之又多（之所以从这些书说起，是为了我们能尽可能快地摆脱它们，进而重新找到源头）。蜜蜂这种奇特的小生物，从它们开始在社会复杂的规则下生存，并在黑暗中辛勤劳动时，就已经吸引了人类的注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加图（Cato）、瓦罗（Varro）、普林尼（Pliny）、科路美拉（Columella）和帕拉迪奥斯（Palladius），都对蜜蜂进行过研究，更不用说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了。据西塞罗（Cicero）说，阿里斯托马科斯对蜜蜂的观察长达 58 年之久，而至于菲力斯卡斯（Phyliscus），他的著作也已失传。但是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关于蜜蜂的传说，除去我们在维吉尔（Virgil）的《农事诗》（*Georgics*）的第四卷中获取的知识，我们能从中收集到的有用信息简直微乎其微。

蜜蜂真正的历史起源是十七世纪荷兰斯瓦姆默丹（Swammerdam）博士的发现。然而，加上一个为我们所鲜

知的细节，那种说法亦然成立：在斯瓦姆默丹之前，法国佛兰的德博物学家克拉丢斯（Clutius）已经发现了一些毫无疑问的真相，比如蜂王的单独产子以及她所具备的两性特征，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将这些发现付诸证明。而斯瓦姆默丹建立了这项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他发明了显微镜，想出了一种注射法阻止腐烂，并成为第一个解剖蜜蜂的人，通过对卵巢和输卵管的发现，他确定了至当时为止蜂王的雌性性别，蜂王以其特有的母性为基础，把蜂房内所有的政治阴谋都收入囊中，为我们带来了出乎意料的震撼。最后，他生产了一批精美绝伦的木雕和版画，直至今天，我们仍在许多介绍养蜂业的书籍中用它们做插画。斯瓦姆默丹所生活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当时正处于一个极其混乱不安的时代，因此他所憧憬的“甜美的乡村生活”成为他毕生的遗憾。最终，他因积劳成疾抱憾而终，享年四十三岁。他的写作风格虔诚而庄重，并于文章中爆发出美丽而简朴的信仰，因害怕背离上帝，因而他将所有事物的发生都归功于对造物主的赞美。一个世纪后，波尔赫夫（Boerhave）医生因大众需要，将斯瓦姆默丹收录了其所有的观察和研究成果的伟大著作《自然圣经》（*Bybel der Natuure*）由荷兰语译成了拉丁语。我们再来看看雷奥米尔，他继续沿用类似的方法，在沙伦顿（Charenton）的花园里

进行了大量奇怪的试验和研究，并在他的著作《昆虫史撰稿笔记》(*Notes to Serve for a History of Insects*)中用了整整一卷来研究蜜蜂。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中受益匪浅，并不觉疲倦。它的清晰、直观和直率，使其本身具有了一种强烈的魅力。雷奥米尔尤善于纠正自古以来的错误，但同时又散布了一些新的谬误；他还偏爱于研究蜂群的结构和蜂王在蜂群中的政治权威；总之，他发现了许多艰深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发掘了更多的事实。他高度称颂着蜂巢这神奇的建筑，而关于这方面所做的评论，从没有人比他说得更贴切。玻璃蜂房，让我们熟知了这种“辛勤于阳光，收获于黑暗”的凶猛昆虫的全部私生活，而玻璃蜂房这一概念，也是由他提出，并在之后不断完善的。为了让本书的内容更全面，我本应介绍些查尔斯·伯尼特(Charles Bonnet)和希拉赫[(Schirach)他发现了蜂卵的奥秘]晚些时候的作品和研究成果，但我仍将保持着比较泛泛的陈述，对当代养蜂奠基人——弗朗索瓦·胡贝尔(Francois Huber)，进行谈论。

胡贝尔于1750年出生于日内瓦，年幼时便已失明。他对雷奥米尔的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一一证实那些实验结果。很快，他就对这些研究兴趣盎然，无法自拔，最终在弗朗索瓦·波内斯(Francois Burnens)

这位聪颖而又可靠的仆人的帮助下，倾尽毕生精力，致力于对蜜蜂的研究。在所有关于人类所承受的悲伤和喜悦的记载之中，没有什么比一个仅用无形的光线引导着自己灵魂的人，却与另一个拥有有形的眼睛和双手的人之间的默契合作，更能让人感动和敬佩的了。我们确信他从未见过蜂房，尽管失明让他与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之间又多隔了一层面纱，但他却能洞察这些制造了无形蜂房的天才们的深邃奥秘；这似乎是在教育我们，生命中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放弃理想或者放弃追求真理的理由。接下来，我将不会浪费时间去一一列举胡贝尔对养蜂学都做了哪些贡献，因为他未涉及到的领域太少了。他的《蜜蜂新观察》第一卷以致信查尔斯·伯尼特的形式写于1789年，二十年后，第二卷才与世人见面，这本书保持着可靠而丰富的资料，并且一直为后人所借鉴。虽然书中有一些错误和不完整的事实，虽然自从他的那个年代开始，显微照相术、蜜蜂实用学和蜜蜂管理手段不断完善，但是他的主要论点从未被反驳或者被发现是错误的，而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那些理论不可动摇，甚至成为我们实践的基础。

我们安静地跟随着这一真理多年，但很快，一位名叫瑟尔松的德国牧师发现了单性繁殖，即蜂王的处女式分娩，并精巧地制造出了带可移动蜂巢的蜂房，从此以后，养蜂人不用被迫去毁坏他最好的蜂群或使他一整年的杰作毁于一旦，便可以借此分享着那甜美的收获，这种蜂房，经由兰斯特罗斯的改造后才变得完美。兰斯特罗斯发明了名如其物的可移动框架，在美国，这种发明已获得了巨大成功。鲁特、昆比（Quinby）、达旦、切舍、德·莱恩斯、考恩、赫登（Heddon）和霍华德（Howard）等人，对它又进行了进一步精致的改造。接下来，梅林（Mehring）突然想到，如果将蜜蜂们安置在一个人工蜡制的蜂巢中，将会帮助分担蜜蜂们精细加工蜂蜡和建造房屋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本会消耗它们宝贵的蜂蜜和时间；他发现蜜蜂们欣然接受了这种蜂巢，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蜂巢。

梅杰·德·鲁世卡（Major de Hruschka）发明了蜂蜜萃取机，这种机器利用离心力将蜂蜜抽取出来而不致毁坏蜂巢。这样一来，在几年之内，养蜂方法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蜂房的容量和产量就已达三倍之多。到处都涌现出了大量大规模而又高产的养蜂场。结果，这些勤劳的居民不